

跨文化视角下的对外汉语教学

李旭中 孟斌斌 张 蔚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摘要: 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语言教学,还要借助语言扫清跨文化交际障碍、传播中国文化。语言和文化关系紧密,语义的理解对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依赖性。跨文化交际涉及的文化问题包括文化与语言捆绑式出现、文化与生活密切相关、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等,这些问题导致跨文化交际冲突的出现。在文化教学中,对外汉语教师应注重文化输出的内容和方式,不断更新文化知识,平等看待各民族文化,重视文化互补,推动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跨文化;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13)07-0042-03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加强,近年来,汉语热在世界范围内势不可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需求与日俱增。了解中国既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目的,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动机之一。外国人来华学习汉语,主要是想以汉语为媒介来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有鉴于此,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语言教学,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言这一桥梁来扫清中外间的跨文化交际障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以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于是,在以外国人为教学对象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教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以及怎么教中国文化,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语言意义的理解对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了解有很大的依赖性。虽然东西方文化有共通之处,但二者之间的诸多差异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各国的历史地理环境、社会习俗与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反映在各自的语言上,就导致了各自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从而造成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各类文化冲突。交际文化隐含在语言系统中,反映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社会习俗、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等,跟语言理论和语言使用密切相关。文化背景不同的两个人在交际时,跨文化知识的占有程度直接影响语言和非言语的准确传递。以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为例,跨文化交际涉及的文化问题可划分为以下三种:

1. 文化与语言捆绑式出现的情况。这种类型的文化不能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必须通过民族语言才能表现出来。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词汇教学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民俗语义词。这些词汇在概念意义之外还有着文化语义。比如“东西”一词,其具体语义一直是留学生很难理解的。在汉语里,东西大多用来指物,指人时,通常用来表示不友好,“你算什么东西”“他真不是个东西”等,留学生经过学习能够理解。但是,“老东西”和“小东西”对于留学生来说就有点难了,前者是对老年人很不礼貌的叫法,而后者则表示出对小孩或者小动物等的喜爱之情。以此类推的话,“老朋友”和“小朋友”的理解方面,留学生的困惑随之而来,为什么“老朋友”的“老”字就不是贬义而是褒义呢?为什么“小朋友”的“小”字还是有可爱的成分在里边呢?如果学习者不能掌握中国文化中“老”和“小”在不同语境下的语义,那么就很难理解中国人对“老”和“小”的使用了。同样还是“小”字,教师把它用在“馋猫”前面,组成“小馋猫”一词,留学生翻查辞典,不高兴了,因为在其本国人编写的辞典中,注明“馋猫”一词是贬义,由于其中国文化底蕴不足,学习者不能理解“小馋猫”叫法背后的喜爱成分。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注意对这类词汇的教学。

2. 民俗文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情况。如果不熟悉此类文化,留学生即使能够突破语言障碍,也不能与中国人进行顺利交流。比如用汉语打招呼,刚刚来华的留学生,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那就是在别人家里做客时,同一时段跟同一个中国人频繁地在客厅和厨房碰面,每次碰面都会说“你好”,做一次客要跟这个人说许多遍“你好”来打招呼。实际上,中国人常常根据见面的时间、地点来采用习惯性的问候方式,即,看到对方在干什么就问什么。早晨看到人会问“起来了?”看到人往外走会问“出去啊?”看到人在忙会

收稿日期: 2013-04-11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的中国文化问题研究”(编号: 12512342); 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改项目“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问题研究”(编号: 11-XJ12050)。

作者简介: 李旭中,牡丹江师范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生;孟斌斌,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副教授,博士;张蔚,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英语学院讲师,学士。

问：“忙着呢？”晚上很晚见到人会问：“还没睡呀？”等等。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既随意又表示对对方的关切，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留学生掌握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后，若不了解使用的场合及使用对象，同样会犯错误。拿最常见的问候语“吃了没”来说，并不是邀请对方一起去吃饭，仅是一种问好的方式，且只能出现在吃饭时间前后，别的时候不能说。再如，留学生见到中国人见面常常用“嗨”这一简单的字来问候，于是见到中国人就用这个字来打招呼，殊不知这个字只能用在熟人之间，用在陌生人身上很不礼貌。至于中国人打招呼时的问句，也常让留学生困惑不解。路上见面被问“去哪儿？”留学生会误以为中国人干涉了其个人隐私，殊不知问话人根本没想要对方做出准确回答，随便说“出去”、“上街”或者“办事”就行了。这类文化还随中国的地域差别和时代变换而不断发生改变。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如身处中国北方的对外汉语教师在教留学生时不能说：“中国人除夕夜都吃饺子”，因为中国南方大年夜吃的是汤圆。又如以前中国人被夸赞时常说：“哪里哪里！”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常常回答：“谢谢！”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注意更新这类文化知识，以使留学生适应中国真实的现代生活。

3. 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情况。这类文化关乎特定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学等方面，对此类文化了解不够，尽管不会影响正常交流，但如果能更好地掌握，将提升跨文化交际的效果。比如，对外汉语教师要让学生知道，中国最常见的少数民族之一——回族，忌吃猪肉，跟回族朋友吃饭、点菜、劝餐时要注意等等。又如，介绍中国的民族文化时，对外汉语教师不能单方面以为中国有56个民族之多，数量可能接近世界之最，就在教学过程中把这种不准确的个人观点表述出来，要知道的是，俄罗斯有176个民族，数量比中国多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跨文化交际中所涉及的中国文化，既包含中国过去的文明，还包含中国现代的国情，所以教师要熟知基本的中国国情并正确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冲突

这里要论及的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八种常见的文化冲突。

1. 称呼方面的冲突。英美人在家庭成员（包括长幼）之间，互相可以以“先生”、“太太”相称，而中国晚辈对长辈总是使用亲属称谓，只有长辈才能叫晚辈的名字。英美师生之间可以互相直呼其名，而在中国，教师可以直接叫学生的名字，学生对教师却总是尊称“教师”。很多国家的已婚妇女随夫姓，而中国大陆的已婚妇女并不改变自己未婚时的姓氏，留学生了解这一情况才不会闹出称呼上的笑话。欧美留学生的姓名译成汉语并用汉字书写时，往往不知道要把自己的名与姓之间用间隔号分开。中国文化里有尊老传统，故称老人为“老先生”、“老太太”是尊敬的意思，而美国留学生受本

国文化影响，会觉得这样称呼老人是在贬低对方老了、不中用了。

2. 打招呼方面的冲突。比如上面提到的，留学生汉语课本里注释“吃饭了吗？”这句话是汉语里问候语的特殊用法（文化水平不太高的中国人常用这句话跟别人打招呼）这个非正式的打招呼方式只能用在中国的熟人之间，且所用的时间一定要在吃饭前后。西方人对此感到很迷惑，以他们的文化角度来观察，如果被问及吃饭了没有，那就是问话人要邀请他们一起吃饭。如果他们回答：“没吃。”中国人听了之后却不发出共同进餐的邀请，他们会认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愚弄。中国熟人间在非正式场合打招呼，一般是看对方正在做什么事，如常常问“去哪儿啊”“忙什么呢？”西方留学生听了这样的问话，往往以为中国人在干涉他们的个人隐私，而实际情况是，这种问话并不需要准确的回答，可以用“出去一趟”“办点事”等模糊的方式来回应对方。

3. 接打电话方面的冲突。在对外汉语课本里，中国人接电话，总是先说“喂？”而欧美人拿起电话却先要告诉对方自己是谁，在哪儿工作或学习，以便使打电话的人清楚自己拨的电话对不对。欧美人打电话，在问候语与正式话题之间习惯说些与谈话主题无关的闲话，而中国人往往在问候之后直奔主题，欧美人误以为中国人这样做是待人不够热情。欧美人打电话是渐渐结束，中国人则说句“再见”或“好啦”之类的话就直接挂断，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欧美人会觉得中国人这样做很不礼貌。中国人在电话里偶尔用大笑来回答对方的提问，欧美人则误会这是在嘲笑对方。因此，给留学生讲授中国文化，一定要从中外交际的角度去考虑讲什么文化和怎样去讲文化。

4. 隐私方面的冲突。一些对外汉语教师知道西方人通常不问别人的年龄，便对留学生说中国人可以互相询问年龄，这其实是在以偏概全，因为如今中国的青年男女之间也觉得互相询问年龄是比较唐突的做法。其他如询问对方的职业性质、家庭状况、经济收入等，中国人认为这是符合礼仪要求的（当然，特定情况下中国男士的经济收入也是需要避讳的问题），但欧美人对这类问题十分反感，认为他们的隐私受到了对方的侵犯。

5. 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对外汉语教师在语言实践的教学环节中，难免经常与留学生一起吃饭。西方人重食物的营养而轻食物的口味，中国人则认为吃到可口的美味是人生的重大乐事之一。中国人请客吃饭，由邀请者付钱，邀请者重视排场，菜肴的档次、品味、数量样样考虑周详，主人常劝客人多吃多喝、吃好喝好，还会谦虚地说：“没什么好菜，请大家凑合着吃。”以表达自己的热情，客人则要表示推让，以示礼貌。在西方，人们一起吃饭时AA制居多，即使主人付钱请客人吃饭，也是饭菜人各一份，以致中国客人常常会觉得主人不够热情，甚至会吃不饱。

6. 日常生活方面的冲突。如中国的公交车上，留学生会

奇怪“为什么要下车的中国人会问我‘下车么?’明明是他自己要下车啊!”而在中国人眼里,这只是请对方为自己让路下车的一种方式。又如“朋友”一词,在汉语中一般指同性的朋友,异性朋友则要说明是“男的朋友”、“女的朋友”,而少了个“的”字以后,“男朋友”、“女朋友”指的则是恋爱的对象。而在美国却不是这样。美国人言谈中如果要区别朋友的性别,往往说“男朋友”、“女朋友”,且不像中国人那样有恋爱对象的含义。留学生见到中国女性身着对襟或偏襟、立领、盘扣的中式服装,会惊叹:“好漂亮的旗袍!”而实际上,中国的旗袍是满式服装中的一种连衣裙,中式上衣不能被称为“旗袍”。

7. 文化现象时间性方面的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中国的文化现象都发生了变化。在一些西方人的印象中,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形象,比如“警察”都叫“公安”、中国人都穿中山装、中国人互相都称呼“同志”等等。这是忽视文化现象的时间性导致的错误印象。今天的中国,新的文化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涌现,对外汉语教师要在教学中及时为留学生更新这些文化知识。

8. 非言语方面的冲突。中国人重视端正的坐姿与站姿,美国人则总是大大咧咧,上汉语课的时候都会边听教师讲课、边抠脚趾、边吃西瓜。中国人在交际时不总是直视对方的眼睛,认为那样不礼貌,有侵犯意味,英美人则认为避开眼神代表不诚实友好、漠不关心。中国人的手掌向下摆动以示意站在高处的对方下来,美国人则觉得这个手势是叫小狗用的,对人而言是极大的不礼貌。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是要外国留学生能够顺利地进行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跨文化交际,教师介绍的文化知识必须准确,才能正确引导学生。虽然很多文化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比较常见的,但当我们为留学生解说这些现象时,会发现表述起来困难重重,很不容易做到处处准确。所以,我们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深入理解自己的本土文化,并留意总结跨文化冲突及解决冲突的方法。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存在着输出方式和时间差异等方面的问题隐患。

在输出中国文化的同时,一定要进行正确的阐释,否则异国学习者可能会产生误解。比如,很多外国的年轻人看了中国的武打影视作品后,觉得那些武打效果全是特技做出来的,中国武术是花架子,真正的中国武术是否存在值得怀疑。这简直是在误解中国武术。我们介绍中国武术的时候,要说明武术的确有强身健体的实际作用,武术本身体现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华武术源远流长,虽然没有影视作品里那么夸张,但的确存在。进行文化输出的时候,对外汉语教师必须用恰当的教学方式辅助学习者进行理解,这是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再者,中国辉

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是吸引外国人来华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重要原因,但是对外汉语教师的眼光不能只放在过去,不能忽视文化现象的时间性,毕竟中国文化是与时俱进的,不能给留学生以错误的印象,以为今日之中国面貌还跟古代的中国同出一辙、中国人都狂热喜欢红色服饰、中国人都用自行车做交通工具。中国古代文化对留学生有着神秘的诱惑力,对外汉语教师要利用这些学习动机引导留学生了解真正的当代中国。

为解决以上问题,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者必须注意运用正确的文化教学方法。首先,文化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教学是一定要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进行的。其次,对外汉语课程的安排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层次的学习者的不同文化需求。面对初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对外汉语教师应着重进行基础的文化教学,如前文所提及的打招呼、打电话、请客等初级文化问题,且一定要结合语言教学来进行。而对于那些处于中级或准中级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对外汉语教师可以进行专门的文化知识的教学,独立开设相关的中国文化课程。最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要注意与时代发展同步。如同本文前面所述,文化是动态的、开放的知识系统,文化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发生一定程度的演变。所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要与时代发展的脚步相一致,不能因循守旧。比如,新兴汉语词汇随着网络的发展不断涌现,新的风俗习惯渐次取代旧的传统生活方式,对外汉语教师在文化教学中应当及时向留学生介绍这些新的文化现象,不断更新留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以适应现实中的跨文化交际新动向。

总之,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教学中,教师要秉承文化平等意识,视不同民族的文化为人类文化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以平等的视角观察不同文化的差异,而不是将本民族文化置于绝对优越地位、盲目轻视异民族文化。在进行文化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应正确认识各族文化的优缺点,在不同文化的对比中进行文化互补,并投入到文化创新的活动中去,提高自身及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推动跨文化交际向纵深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 [1]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9.
- [2] 罗青松. 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 (1).
- [3] 张占. 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997: 50.
- [4] 吕必松. 关于语言教学的若干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5, (4).
- [5] 蓝国兴.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J]. 高教论坛, 2003, (5).

[责任编辑: 吴井泉]